賺漁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賺漁報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青烏之術，信於越而勝於皖。歙之胡上舍名潛義者，本殷實，長子希郊年二十，習武，次子希祁年十五，業儒。父母卒已十餘年，柩遷延，尚未葬，終日挈地師走山谷。擇太苛，吉壤頗難。有門下客周姓者來，告于胡曰：「某聞龍口村有片地，諺云：『龍口村，水清清，有人來葬此，代代出公卿。』翁盍圖之。」

胡洽地師往，周回詳視曰：「妙哉！沙水環繞，的真牛眠。然上有漁人居，不知其售與否也？」胡詢周，周慨然自負曰：「某願憑三寸不爛舌，為翁作說客。」翌趨往，視村盡處有長橋十丈，橋南老屋門首曬魚罾，髡柳如人立，上罥兔絲縷縷，其景幽寂。門內有斑白婦與一青衣丫髻女子相對坐結網。

正擬攬語，忽有白髮叟遙自上流刺船來，攜巨鱗。艤舟樹根，入門與婦語，少頃，即提壺將出貰酒。周急與拱揖，叟答而問曰：「君為賦魚來乎？」曰：「非也。」「然則為買魚來乎？」曰：「亦非也。頃有事相訪，乞容某盡其辭。叟殷殷邀之茅舍中，席綠蓑少憩，婦與女均避。叟自言包姓，「祖業打魚，居此近百年，從未與冠蓋交，不審長者何諭而至此。」曰：「為此一抔土居停，胡上舍欲購作先世佳城，不吝善價也。」叟掀髯笑曰：「僕生涯寄扁舟，頗不乏饘粥，此祖遺片壤也，誠不敢售。雖然，長者來不易，能為蓬壁光，請以濁茗盡東道誼。」旋呼珠兒瀹茗出供客。

女應聲捧陶器來。周見其修眉豐頰，舉止大方，雖樸拙而有清豔。曰：「此女公子耶？」曰：「某無子，僅此一女，名珠娘，慰情聊勝無也。」曰：「曾字人否？」曰：「紅鸞尚遲也。其所以然者，某欲以半子托餘生，既不敢攀金龜婿，又不願許田舍郎耳。」周問：「頃見白鬢婆婆者何人耶？」曰：「山荊也。」周懷慚興辭。歸則枕上籌終夜，

曰：「有之矣。」翌見胡，告以難購語。胡再三托，期其必成。周曰：「渠有女，與賢郎次公年相若，若聘為婦，允養二老，則渠有安樂窩，地可得也。」曰：「豚兒倔強，奈何？」曰：「許以多納小星，何如？」胡又慮有後患。周笑曰：「癡哉，翁也！渠但貪香餌，則權在我。善則豢之，否則逐之，何患焉？」胡曰：「善。」仍浼周玉成。週三四往，包漁夫婦始許可。

明春娶珠娘歸。初頗得翁姑憐，夫婦亦伉儷。居二老於別院，起居餐飲，初亦安適。諏吉毀漁舍，浼地師點穴，工人破土，掘出一小石碣，上鐫篆文曰：「橋南水，九曲流，橋北土，葬公侯。仁與義，葬無愧，暴與強，葬必殃。」胡見之大樂。葬畢，築丙舍于左，嵌石與壁，誇示鄉人也。年余，郊果由軍功曆登剡章，官潼關將軍靡下參戎，胡居然封翁矣。祁亦肆恣，日事賭博與無賴游。珠娘稍諷勸，祁拍案大罵曰：「漁婢饒舌，敢限我成腐頭巾耶？自娶汝，時為鄉鄰笑，婢子累人不淺哉！」珠慚極，哀啼，翁姑反袒祁，而祁更橫，日于閫內施惡聲。周知其不相能，急以多金購縣隸之女紅兒與為妾，踐前議也。

包漁知之，亦無如何。婦欲興問罪師，叟曰：「吾女已失身，若拼鬧，是貽弱息罪戾也，盍隱忍之。」胡瞰其懦，禮節漸疏，飲食漸菲，終日兩餐，如豢獄中囚。胡之亡父，時歸而示夢曰：「葬我龍口村，甚不安，然既葬矣，當遵石上字，否則殃且至。」明夕又夢曰：「石上字，非可藐忽，幸勿虐珠娘也。若忘老父言，悔莫及。」再夕又夢曰；「龍口村地更有主，益改葬為便？珠娘父母，當禮敬之，萬勿使向隅。」胡醒，總以為夢幻無憑，不深信，而虐如故也。

祁自娶紅兒，視其妖豔，嬖昵殊甚，珠房竟絕跡，且妝奩箱篋，皆潛運一空。一日珠遭紅兒謔浪，憤告于姑曰：「兒雖陋，大也。渠縱美，小也。竟若是無禮耶？」姑冷笑曰：「汝誠大，汝裙下蓮舟較渠大耳！」珠大哭回房，思自縊，又以二老在，不忍死。包漁審之確，告婦曰：「我地雖擲，舟尚在也。盍再之水雲深處覓生活，免得低首向人。」乃痛哭與女決，從此音訊斷矣。女既痛親別，又嗔夫惡，遂雉經。胡薄殮而瘞之北鄺。

年余，祁每醉歸，輒見紅兒身右有人偎坐，捫乳作嬉戲狀，面目仿佛珠娘。再詳視，又似一貂帽男子，倏忽不見。疑女有私，詈之，紅怒曰：「我非漁家兒，能任汝作踐者，我父公門虎也，一怒當即傾汝家。」祁亦怒相觸，從此詬誶終夜，恒攪兩親眠，不克安枕席。一日，又睹前狀，急抽刀大呼斫之，鬼影滅，視顱破血溢倒地斃者非他，紅兒也。紅父鳴官訟欲抵，胡傾產賄當道，始照誤殺充雲南軍。胡驚痛，猶冀長子郊有宦橐，可

再興。忽一日，大雷雨，砂石亂飛，龍口墓震裂，棺棄十里外，白氣正矗，地戶復扃，石碣上字改朱篆若刊，文曰：「居者漁，賺者胡，胡背義，遭天誅。地雖裂，脈未枯，後有來者休妄圖。」

胡跳足往觀，墮大廁，幾沒頂。數月，潼關書來，郊亦於是日馬逸墮斃。胡哀哭，然悔亦無及也。後果有窮秀才李十三者，父死無寸土，聞雷篆語，以輕價購去，葬父骨。服闕即鄉捷，成進士。遂於漁舍舊隙築家祠，亦以石碣嵌壁，志異且志警也。越兩年，官浙之督學使，輶軒避雨，偶宿古廟，遇一老僧操土音，知是鄉人。詢之，即包漁也。自云：「刺船遠去，婦痛女，哭泣死，葬某山。一身落拓，不願操舊業，披剃遇恒禪師，許度為僧，頃始掛褡於此。」李告以胡家事，包合十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是，如是。」李回籍即攜歸，命居家祠，司香火。包請于李，撿婦、女骨瘞祠隙，成小塚二，志以石碑，尾附短偈曰：

嗟我婦兮，此生可哀，自嫁黔婁，百事皆乖。

磋我女兮，此生何苦，生適匪人，死歸故土。

咦，前世因，今生　　，菩薩慈悲，一齊解結。

日前作冰之周姓，偶來遊，讀碑文未終行，突倒地，衣冠如蛻，身則化為小花彪，狺狺不已，歙之人觀者如市。

懊儂氏曰：胡門下周姓，一嗾狗耳。善則豢之，否則逐之，一語固已上干天怒，罰之惟恐不工。夫世之富而不仁者，其左右必有一獻策小人，贊成紂虐，身之化犬，其天之報與？亦胡家亡者之靈與？然包既僧矣，何不誘而斬之，劈伽藍，煮作脯。但恐此臭臠，只可煮以乞丐釜，不堪汙之以蔬筍廚也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